

蘇東坡仇池筆記序

筆記於志林，表裏書也；先大夫既已序志林而刻之矣。茲於曾公類說中復得此兩卷，其與志林並見者，得三十六則，去其文而存其題，庶無複辭，亦不廢若原書；此余刻筆記意也。竊謂長公才具七斗，遊戲翰墨，皆成文章，故片紙隻字，無非斷圭折壁。才既高而節復峻，此足以起伎矣；况復啾啾不勝，其睥睨一世，則側目而擲揄之者，固將甘心焉；而相公廝壤，殆以柄國者爲驚矣，士固可殺不可辱也。議新法未必傷柄人之心，然此等語不足以徹髓耶？夫荆公固士也，學雖僻而奈何辱之哉？烏臺之獄，豈盡人尤也乎？刻筆記。萬曆壬寅孟夏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蘇東坡仇池筆記序

蘇東坡仇池筆記目錄

卷上

論文選·····	一
三禱·····	一
日月蝕·····	一
中宮太一·····	一
八陣圖詩·····	一
不佞之誠信於異類·····	二
陽關三疊·····	二
磨蝎爲身宮（見志林一卷）	二
治齒治目（見志林一卷）	二
老子解·····	二
三疊詩·····	二
萬花會·····	三
弄胡孫（見志林四卷）	三
治大風方（見志林三卷）	三

蘇東坡仇池筆記 目錄

酒名·····	三
論詩·····	三
禁同省往來（見志林二卷）	三
劉原父語（見志林一卷）	三
谿洞畫李師中像·····	三
韓玉汝李金吾·····	三
舒公封荆公·····	四
以意改書·····	四
書秋雨詩·····	四
杜子美詩·····	四
子美詩外有事在·····	五
歸去來詞（見志林三卷）	五
孟郊詩（見志林三卷）（并見論食 士則中）	五
白樂天詩·····	五
成相·····	五

蘇東坡仇池筆記 目錄

擬作	五
薑多食損智	六
石墨	六
桃笙	六
鮑魚（見志林三卷）	六
耳白於面（見志林三卷）	六
如夢詞	六
論物理	七
木蠹	七
小兒吸蟾蜍氣（見志林三卷）	七
奴爲祟（見志林三卷）	七
附語（見志林二卷）	七
晉人書	七
隱者楊朴（見志林二卷）	七
古鏡	七
剖桃核得雄黃（見志林三卷）	八
研光帽	八
戴松關牛	八

鵝有二能	八
戒殺	八
論醫	八
黎豫子（見志林一卷）	八
服井花水（見志林一卷）	八
費孝先卦影（見志林三卷）	九
看茶啜墨	九
正獻公焚聖語	九
賈婆婆（見志林三卷）	九
世有顯人	九
論柳宗元（見志林四卷）	一〇
論金土同價	一〇
青苗錢（見志林二卷）	一〇
巫蠱	一〇
字謎	一〇
論墨	一〇
佛菩薩語	一〇
李赤詩	一〇

卷下

論茶·····	一
魯直詩文·····	一
論漆·····	一
二紅飯·····	一
大禹周公·····	二
論設醴·····	二
服松脂·····	二
孔北海·····	二
梁賈（見志林三卷）·····	二
雞唱·····	三
晉卿墨·····	三
徐仲車二反·····	三
論漢武帝（見志林四卷）·····	三
硬黃臨二王書·····	三
魯直詩·····	三
寶應民（見志林二卷）·····	三

佛受戒平冤·····	一三
君謨書·····	一四
張子野詩·····	一四
林檎詩·····	一四
風味研·····	一四
李十八草書·····	一四
楊凝式書·····	一四
杜甫詩·····	一五
與晏秀倡和·····	一五
與可拾詩·····	一五
論董秦·····	一五
樂天燒丹（見志林一卷）·····	一五
盤遊飯谷董羹·····	一五
參寥詩（見志林一卷）·····	一五
袁緒頭頌·····	一六
蘇軾詩·····	一六
探艾·····	一六
治內障眼·····	一六

蘇東坡仇池筆記 目錄

四

潘谷墨	一六
雪堂義尊	一六
顏魯公論逸少字	一七
歐公書	一七
荆公書	一七
真入之心	一七
搬運法	一七
勤修善果	一七
衆狗不悅	一八
三老人問年(見志林二卷)	一八
夢韓魏公	一八
真一酒	一八
法報化三身(見志林二卷)	一八
蒸豚詩	一八
僂耳地獄(見志林二卷)	一九
五穀耗地氣	一九
論菊	一九
本秀二僧(見志林二卷)	一九

梅詢非君子(見志林四卷)	一九
吳育不相(見志林四卷并上條見真宗仁宗之信任內)	一九
時無英雄儒子成名(見志林一卷)	一九
永洛之役	一九
二李優劣	一九
太尉足香	二〇
西征途中詩	二〇
招高麗(見志林三卷)	二〇
易書論語說	二〇
太極真人(見志林三卷)	二〇
論金鹽	二〇
放生他碑	二一
三駿馬	二一
誦金剛經(見志林二卷)	二一
神清洞	二一
論杜甫杜鵑詩	二一
棘金(見志林四卷)	二一

論淳于髡·····	二二
竹雞雄·····	二三
論殺·····	二三
廣利王召·····	二二

蘇東坡仇池筆記 目錄

蘇東坡仇池筆記目錄

蘇東坡仇池筆記

卷上

詩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爲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僞，今日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議之，此小兒強作解事也。

三癆

李善注文選，本未詳備，所謂五臣者，真俚儒荒陋者也。謝瞻張子房詩云：「苛虐暴三癆。」此禮所謂上中下三癆，言秦無道，戮及幼穉，而注乃謂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謂夫謂父爲癆，此類甚多。

日月蝕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爲也。」此因俚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中宮太一（庫本徐鈔作乙下同）

杜子美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一。」舉世不曉其義，而妄者以爲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宮太一」叛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一。」下文又有「南海取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爲笑。

八陣圖詩

子嘗夢杜子美云：「世人誤會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

恨不滅吳，非也。我意本爲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蜀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

不佞之誠信於異類

予少時，書室前竹柏雜花，衆鳥巢於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僕不得捕取，數年閒，爲有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此無它，不佞之誠信於異類。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蕤然無復節奏。有文助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則一句不疊審矣。

磨竭爲身宮（見志林一卷）

治齒治目（見志林一卷）

老子解

爲二。
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閒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三豪詩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辭，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蟲。」皆此類語。永叔不諳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默豪氣正是江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萬花會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京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困諸邑吏，緣爲奸，予首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爲民害，錢惟演作留守，始置驛買洛花，有識鄙之。此官妾愛君之意也。

弄胡孫（見志林四卷）

拾大風方（見志林三卷）

酒名

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蔡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鉞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論詩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賁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蘇子美家有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曾子固編李太白集，而有贈僧懷素草書歌及笑已乎數首，皆賁休以下，格調卑陋。子固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皆世俗無知者所記，不足多怪。

禁同省往來（見志林二卷）

劉原父語（見志林一卷）

谿洞畫李師中像

郭祥正嘗從章惇入梅山谿洞中，見洞主蘇家，有畫像，事之甚嚴。云：「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則李師中誠之也，嘗爲提刑，權桂府耳。夷獠乃爾畏信之。

韓玉飲李金吾

韓獢爲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王汝。」孫臨最滑稽，或問：「莫逢韓王汝，當以何對？」臨曰：「可怕李金吾。」

舒公封荆公

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曰：「宰相不學之過也。」

以意改書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探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探菊之次，偶見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蒼葭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

書秋雨詩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有氣節，學生不喜，博士亦惡之。予偶至齋，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正卿卽日辭歸，至今白首固窮守節。

杜子美詩

余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駸如牛，項下重胡倒立，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駸。」乃知鄧公驥馬行，「肉駸」破福連錢動。當作肉駸。悲陳陶云：「四方義士同日死。」此房瑄之敗也。唐書作陳濤，未知孰是。瑄旣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戰，遂大敗。故後篇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曰：「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謂陳玄禮也。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建誅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此張鑑也。明皇雖誅蕭至忠，常懷之，侯君集云：「踰躓至此，至忠亦踰躓者耶？」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

爲時所憐。」後出塞詩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躍馬三十年，恐負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閉道歸，故里但荒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出姓名可恨也。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綱紀，」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子美詩外有事在

杜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翁。」又云：「王侯與蠅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同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尙有事在也。

歸去來詞（見志林二卷）

孟郊詩（見志林三卷）（井見論衡士則中）

白樂天詩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讀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爲幸禍，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成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鄰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古謠謠之名也，疑所謂鄰有喪，春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亦恐由此得名。

擬作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並齊梁文士擬作，予因梧陵與武五言，亦後人擬作。列女傳蔡琰二詩，

其詩明白感慨，頗類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不盡發見，阮伯喈女乎？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此詩乃云：「董卓所驅虜入朝」，尤知其非真也。蓋范曄荒僻，遂載之本傳。

董多食損智（庫本徐鈔作食董損智）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前其學多說，嘗與劉真父食，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真父曰：「本章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也。真父雖戲言，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宮中以蠟練畫眉。」亦石墨之類也。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作墨，堅重而墨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菱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簾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

池魚（見志林三卷）

耳白於面（見志林三卷）

如夢詞

泗州雍熙塔下，余戲作如夢令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搗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憚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本爲人閒一切。」此本唐莊宗製，名憶先鑒，嫌其不雅馴，改爲如夢。莊宗詞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名云。

論物理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荇皆水物，菱寒而荇暖者，菱花開背日，荇花開向日故也。」又曰：「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木蟲

木實之蟲者，必不沙爛；爛者必不蟲而能浮，不浮亦殺人。常考其理，既沙爛，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蟲者，以其沙也。

小兒吸蟾蜍氣（見志林二卷）

奴爲黑（見志林二卷）

附語（見志林二卷）

晉人書

唐太宗購晉人書，有二王以下，富千軸，皆在祕府。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攘竊，遂流落人閒，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劫奪金玉軸，而棄其書。余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字，皆奇夷，獨超然若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隱者楊朴（見志林二卷）

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而明。」左龍右虎輔之，其字如救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割桃核得雄黃（見志林二卷）

荷光帽

徐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入，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荷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荷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戴松鬬牛

有藏戴松鬬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旁有牧童曰：「鬬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鬬而尾掉，何也？」黃荃畫飛鷹，頭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鵝有一能

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子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聲振衢路，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卻蛇，其養蛇，蜀人池養鵝，蛇即遠去。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如鵝乎？

戒殺

水族凝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怨。」是乃欺善怕惡。李公擇云：「雞有雌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也。」子曰：「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蠹初如塗粉竹葉上，久乃能動，百千萬曹，無非佛子。梁武水陸畫像，六道外者，以炭墨作人畜禽魚等形，惘惘然於空中，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蠹者，猶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間耳，而謂水族雜卵可殺乎？但一起殺念，地獄已具，不必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

論醫

醫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痊驗。

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聞有謹原者，雖臧主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以然，然後診之。虛實冷煖，先定于中，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黎豫子（見志林，一卷）

服井花水（見志林，一卷）

費孝先卦影（見志林，二卷）

看茶吸墨

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而已。看茶吸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正獻公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外。仁宗曰：「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公曰：「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依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明白奏留，不當遽焚其書也。

賈婆婆（見志林，二卷）

世有顯人

李士衡之父，豪恣不法，誅死。士衡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敝，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諡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論柳宗元（見志林四卷）

論金土同價

齊高帝云：「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入豈爲之哉？」孟子亦自忘此言爲救粟如水火之論，金不可賤如土，猶土之不可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青苗錢（見志林二卷）

巫蠱

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噉噉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洛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何以責臣下？此最可笑。

字謎

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又「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六二，宛然雙宿」，云是桑字。又「頭如刀，尾如鉤，中間橫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乃龜字也。

論墨

今世論墨，惟取其光而不黑，是爲棄墨；黑而不光，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然如小兒目睛，乃佳。

佛菩薩語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其所集王荊公華嚴解，余曰：「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曰：「公謂我，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

非是乎？」曰：「不能也。」曰：「非獨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也。子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至美，使人往致之，使者醉，猪夜逸，買他猪以償，吾不知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屠者買肉，倡者唱歌，或因以悟子，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保國曰：「唯。」

李赤詩

姑熟堂下詠，怪其語不類太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自比李白，故名赤。後爲廁鬼所惑死。今觀其詩，止於此，以太白自比，其心疾已久矣。豈廁鬼之罪耶？」

論茶

除煩去膩，不可缺茶；然暗中損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齒間，消縮脫去，不煩挑刺，而齒性便若緣此堅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數日一啜，不爲害也。此大有理。

齊直詩文

黃魯直詩文，如蝓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旋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論漆

漆畏蟹，子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急以蟹黃食之，乃蘇。墨入漆最善，然以少蟹黃敗之，乃可不爾，即堅頑不可用也。

二紅飯

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盡，故日夜課奴婢舂以爲飯，嚼之噴噴有聲。小兒女相謂云：「是嚼蟲子。」然日中腹饑，用漿水淘之，自然甘酸淨滑，有西北村落氣味。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

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樣二紅飯也。」

大禹周公

東坡將別，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耳。」

卷下

論設禮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王戊卽位，忘設；穆生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赭衣雜舂于市，申公愧之，歸魯，而趙主王臧言於武帝，以蒲輪召，卒坐絳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然之前，申公瞻戀於既然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絕者，未必然也。」

服松脂

松脂以鎮定者爲良，細布裹盛，漬水中，沸湯煮之，浮水面者，單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棄不用。入白茯苓末，杵羅爲末，每日取三錢，匕箸口中，用少熱水漱，仍如常法揩齒，更嚼少熟水咽之，仍漱齒，牢牙駐顏，烏鬚也。

孔北海

王肇云：「張安道說：『蘇子瞻比子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吾豈敢望！北海或似之，然不至若是之甚也。』」
「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
卷下

梁賈（見志林三卷）

雞唱

光黃人二三月羣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耳。與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鄙野。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汲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又應劭曰：「今雞鳴歌。」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唱是也。」顏師古不考古本，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雞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晉卿墨（庫本徐鈔晉上有王字）

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瑄，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黑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畫地爲字，乃始通；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知，此二反也。

論漢武帝（見志林四卷）

硬黃臨二王書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薛稷之流，硬黃臨倣，亦足爲法。

魯直詩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不無補於世也。

寶應民（見志林二卷）

佛受戒平冤

蘇東坡仇池筆記 卷下

李如損之妹，既笄發病，見前世冤對，日月咎之，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平遣冤者，李因蔬食不嫁。

君謨書

僕嘗論蔡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主，外險而中實無有，此真所謂弱者，以李主爲勁，則宜以君謨爲弱。

張子野詩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餘波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來聞草聲。」和子詩云：「愁似鯉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古歌詞。唐周昉畫人物入神品，世亦但知有周昉士女，可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林椅詩

兒子邁，幼作林椅詩云：「熟穎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鬬鮮紅。」於等輩號有思致者。又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晚村。」此亦可入。

鳳味研

僕好用鳳味石研，論者多異同，蓋少得真者，黯然灘石亂之耳。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穀盆。」蓋未見佳者。

李十八草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鵡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何如？」僕答曰：「可作秦吉了矣。」

楊凝式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昵，字畫從之；而楊凝式筆跡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解。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耳。惟蔡君謨書，姿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杜甫詩

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已下，句甚村陋也。世人雷同，不復議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與墨秀偕和

余在廣陵，送客山光寺，墨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余和云：「關裏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與可拾詩（庫本徐鈔作文與可詩）

余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世閒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

論董秦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祿，官爵奉董秦。」詳味此語，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秦本忠臣，天寶末，屢立戰功，亦頗知義。代宗時，吐蕃犯關，徵兵，秦即日赴難，或勸擇日，答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汧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樂天燒丹（見志林，一卷）

盤遊飯谷董羹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酢脯膾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諺曰：「掘得窖子。」羅浮、潁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詩人陸道士出一聯云：「投醪谷董羹，鍋內掘窖盤遊飯。」

參寥詩（見志林，一卷）

黃豬頭頌

淨洗鍋，淺著水，深壓柴，頭莫教起。黃豕賤如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有時自家打一碗，自飽自知君莫管？

蕤草詩（原本庫本徐鈔皆作蕤，據杜集改字，書無蕤字）

杜子美有除蕤草一篇，蜀中謂之毛蕤，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蜇，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葉背紫者入藥。杜詩注云：「蕤音潛，山韭也。」

採艾

端午日日未出時，以意求艾，似人者，採之以灸，殊效。一書中見之，忘其為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此何疑也？

治內障眼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搗羅蜜爲丸，如桐子大，三藥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露蜂房，蛇蛻皮，亂髮，各燒灰存性，取錢七酒服，治瘡久不合。」

儲谷墨

潘谷墨既精妙，而價不二。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赴井死。人下視之，跌坐井中，尚持數珠也。

雪堂義尊

元祐中，駙馬都尉王晉卿，置墨十數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搗和爲一品。昔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今又爲雪堂義墨耶？

顏魯公論逸少字

顏真卿寫碑，唯東方朔畫贊最爲清雄。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臨此，雖大小相懸，而意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之言也。

歐公書

歐公用尖筆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見之，如見其清粹豐頰，進趣裕如也。

荆公書

王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學之則無法。僕書作意爲之，頗似蔡君謨，稍得意，則似楊風子；更放，則似言法華。

真人之心

道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

搬運法

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摩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近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固，縮谷道，搖動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爲之，日八九度，得暇則爲，乃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即止，若不廢，當有益。

勤修善果

佛言：「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得失賢愚，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神明，照遣虛妄，以誠知本性，最爲著身要事也。

衆狗不悅

惠州市寥落，然每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閒亦有微肉，熟煮熟漉。若不熟，則泡水不除，隨意用酒蘸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得微肉於牙齦間，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堂庖所食芻豢，減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可施用，用此法，則衆狗不悅矣。

三老人問年（見志林二卷）

夢韓魏公

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銀，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真一酒

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桃柳葉，手攜斗酒，豐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余，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去恍然。

法報化三身（見志林二卷）

蒸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飯肉，肉耶？尚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鬻長毛短淺，舍臠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焦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熟軟真堪玉筍挑，若把鼈根來比並，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儋耳地獄（見志林二卷）

五穀耗地氣

吾皆有田在漸水，僅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斗。至漢光武六年，野蠶成繭，被於山澤，至五年漸少，而農事益脩，蓋土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日久，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甚明。凡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亦其理也。書此以爲衛生之方。

論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華乃開。嶺南冬至乃盛，地暖，百卉造化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嘗以冬至微霜也。仙姿高潔如此，宜其通靈也。

本秀二僧（見志林二卷）

梅詢非君子（見志林四卷）

吳育不相（見志林四卷）井上條見真宗、仁宗之信任內）
時無英雄，豎子成名（見志林一卷）

永洛之役

張舜民云：「永洛之役，李舜舉、李稷、徐禧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云：『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
雖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意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

二李優劣

中官李舜舉死於永洛，將死，以故紙半幅書曰：「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使一健黠者聞

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尾曰：「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二人優劣賢不肖，已可見矣。

太尉足香

方李憲用事，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令妻執板以侑酒。彭孫本一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孫在計下，私捉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至郡斬訖，乃奏會除煩，乃止。

西征途中詩

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同途中作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同；白骨似山山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李憲所奏，貶郴州鹽稅。舜民云：「官軍圍靈州不下，糧盡而返，西入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捺否？』」答曰：「兀捺。」城上皆笑。兀捺者，慚愧也。

招高麗（見志林二卷）

易書論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編鍾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堅者，特以人傳之耳。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太極真人（見志林二卷）

論金鹽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用肆萬斤，閉楚董卓鄺塢金亦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爲何往哉？頗疑寶貨神不可知，復

歸山澤。即嘗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便漲之出，不拘遠近，皆歸本原也。

放生池碑

湖州有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貴公區區於放生哉？

二駿馬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水，帝乘赤驃，起三駿，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乎六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此狀，不知三駿謂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駕赤驃歌曰：「赤髯胡雛金薊刀，平時剪出三駿高。」乃知唐御馬皆薊治，而三駿其節也。

誦金剛經（見志林二卷）

神倩洞

曹溪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曰：「汝非蘇轍之壻曹煥乎？」顧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口口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轍歟？永叔門人，汝以永叔爲何等人？」煥曰：「文章忠義爲天下第一。」道士曰：「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蓋嘗破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倩洞事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我當以某月日化於石上。」復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論杜甫杜鵑詩

南都王諱伯謂杜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且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浣花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蓋自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爲誤矣。子美詩備諸家體，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其意，類皆有感亦詩之比興，離騷之法。按百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昔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此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曰「禮若奉至尊。」譏當時刺史，禽鳥有不若也。明皇以後，天步多艱，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剝，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廢王命，擅軍旅，絕貢賦，如克遜在梓州，爲朝廷憂，是東川無杜鵑耳。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承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誼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韻何害於爲詩？

藏釜（見志林四卷）

論停于斃

停于斃，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閭之間，男女雜坐，幾於勸矣，何諷之有？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規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

竹雌雄

竹有雌雄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有根以上至梢，一節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信哉！

戒殺

余少年不殺，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惜嗜蟹，每見鮑者，皆放之江中；雖在江無法理，庶幾求一活，即使不活，亦愈於烹煎也。親遭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猶恨未能忘食味，食自死物可也。

廣利王召

余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喘明。」子披揭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

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蛟綰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蜺，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鰲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嘆曰：「到廣被相公廝壞。」

蘇東坡仇池筆記終

蘇東坡仇池筆記 卷下

蘇東坡仇池筆記卷下